

阿丹魂

姜金城 / 著

A D a n H u n

◇他是坦率、正直的艺术家，又是敢闯地狱的人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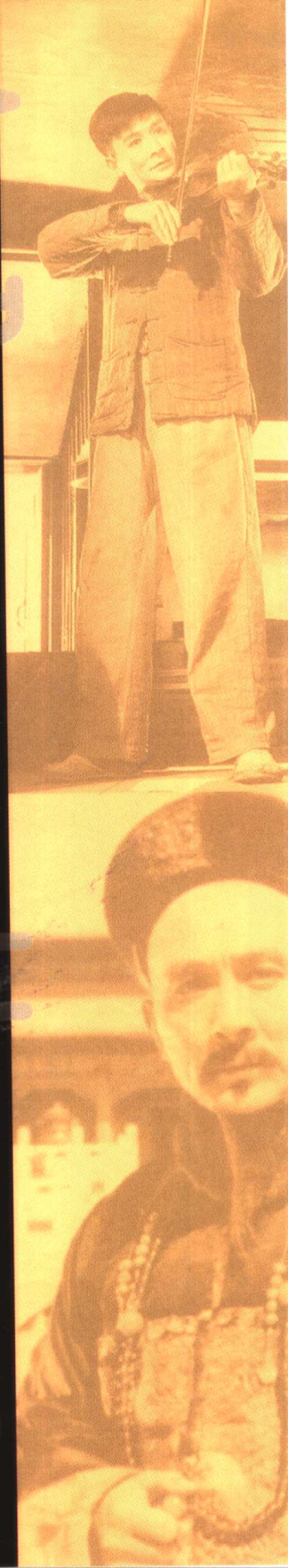
◇他的生活充满了传奇色彩，也充满了如梦的悲剧情节！

学林出版社

阿丹魂

> 姜金城 / 著

学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丹魂:与赵丹相处日子的回忆/姜金城著. —上海:
学林出版社, 2003. 7

ISBN 7-80668-560-X

I. 阿... II. 姜... III. 赵丹—生平事迹
IV. 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0942 号

阿丹魂——与赵丹相处日子的回忆



作 者—— 姜金城

责任编辑—— 曹坚平 宋一鸣

封面设计—— 宫 超

出 版—— 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)
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
发 行——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(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)

电话: 64515012 传真: 64844088

印 刷—— 上海展望印刷厂

开 本—— 640 × 935 1/16

印 张—— 16.5

插 页—— 2

字 数—— 18 万

版 次—— 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 8000 册

书 号—— ISBN 7-80668-560-X/I·171

定 价—— 19.00 元

親愛的阿丹：

你走得越遠

離人們的心越近越近

歷史雕塑了你

你不僅是華夏無雙的藝術家

更是純真坦直熱烈理想光焰

永遠植根於一代代人心中

崇英



2003年父親節

Xiang
nian
想 念 阿 丹 A
dan

想念阿丹

——代序

我很想念阿丹！

想念一个人是很难过的。这种难过，不是能用文字和语言能够表达的。我想念阿丹，除了难过以外，还有惋惜，还有遗憾，还有醒悟，甚至还有像朝霞喷涌一样的激情带着阿丹的爱与恨，在我的心底汹涌。

阿丹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，这怎么能令人相信呢？他不是还在客厅里画画、写字吗？他不是还在看黄宗英为他写的电影剧本《闻一多》吗？他不是还在桃花盛开的果园里画素描吗？他不是还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要求出院去拍电影吗？……

他去北京医院治病的时候，我答应过他，等他治好了病回上海的时候，我会早早地到飞机场去接他。而且一定



买一束他最喜欢的紫红色的玫瑰花献给他。可是他没有回来，没有回来……

没有回来，不等于离开了我们。他不会离开我们，真的不会！

六十多年前，不是都说阿丹在盛世才的监狱里被处死了吗？后来他突然回到重庆，回到了想念他的朋友们中间。三十多年前，不是传说阿丹死在“文革”的监狱里了吗？后来他死里逃生，拖着蹒跚的步子也回到了家中。我在想，也许有一天阿丹像前两次一样，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，给我们惊喜！给我们意外！他还可能会调皮地笑着说：“没想到吧，我回来了！”……

1

我和阿丹相识只有七年多的时间。在短短的那段岁月里，我们彼此的感情很真挚，他像一位亲切、明智的长辈关心着我。我们在一起，相互信任，相互关照，没有要隐藏的心事，也没有不敢要说的话。那种情景，又不像长辈和晚辈的关系，简直就是没大没小的朋友。一起说笑，一起惆怅，一起困惑，一起期盼……

记得，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73年的暮春。阿丹死里逃生，走出了“文革”的监狱，刚刚回到家中。阿丹很瘦弱，很苍老，低着头坐在破旧的沙发上，目光暗淡、迟钝，面部几乎没什么表情。黄宗英向他介绍说：“阿丹，这是我们单位的同事小姜，我的好朋友。”可是阿丹没什么反映，似乎什么也没听见。



“阿丹，你好！”

他缓慢地抬了抬头，看了我一眼。

老实说，我真是吓了一跳！这怎么是我心目中的赵丹呢？我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悄悄地问黄宗英：“老黄，阿丹不会总是这样吧？”

“也许不会，也许……”黄宗英不说了。

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阿丹的印象。当时我都担心他会变成傻瓜，在监狱里五年多，把一个开朗、乐观的艺术家弄成了这样，可见“无产阶级全面专政”的铁拳是多么厉害呀！

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唱“春天里来百花香，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……”可是我不知道那是阿丹在电影《十字街头》里唱的歌，我是跟邻居家的大哥哥学的，而且也就学会了那么几句“朗里格朗，朗里格朗……”我看到阿丹主演的电影《十字街头》，还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。因此，我想念阿丹的时候，眼前就会出现他在银幕上唱《春天里》的镜头。也会出现他在电影《马路天使》中拉胡琴、周璇唱《天涯歌女》的景象……

想起这些歌的旋律，年轻、开朗、活泼、乐观的阿丹，就会立刻来到我的身边。于是，我便会跟着他向前走去，迎着阳光也好，迎着风雨也好，总是迈着踏踏实实的步子，迈着正正直直的步伐……





电影，不仅在电影艺术上开阔了我的视野，在文学创作上也使我获得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技巧。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就是阿丹给我的。每当内部放映这些经典影片的时候，阿丹总是叫黄宗英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到他家取票。因为电影常常是十点半至十一点开演，还让老保姆提前为我准备好午饭。《魂断蓝桥》、《蝴蝶梦》、《音乐之声》、《出水芙蓉》、《磨菇人》、《城市之光》……都是我在那时看的。最使我难忘的是，每当我在阿丹家独自提前吃午饭的时候，阿丹和黄宗英总是坐在我的身边，看着我吃饭。仿佛我是个孩子，吃饭还要大人陪着。

“慢点儿吃，时间来得及。”

“别光扒饭，把那盘子菜吃光。”

“要吃饱，别饿着肚子看电影。”

……

呵，他们两个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不禁使我想起小时候在母亲身边的日子。

等我吃完了饭，刚刚放下碗筷，阿丹又忙着催我：“快走，别迟到。看戏、看电影我最讨厌迟到的人。”

看完电影，我总要抽空儿向阿丹谈谈我的观后感。这时，阿丹静静地听着，神情那么认真，那么专注，有时我都感到紧张，不敢多说了。

“你的话没说完。”

“说完了。”

“你骗不了我。我不仅是演员，我还是导演。”

是啊，阿丹一下子就看穿了，导演的目光和感觉是非常敏锐的，我的那点“演技”他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。

当我不说的时侯，阿丹就开始说了。他谈哪一场戏最精彩，哪些细节最动人，哪个人物演得最生动，哪个镜头最让人难忘，哪段音乐处理得别致……他的分析那么精粹，那么透彻，我都听得入迷了。如果说是这些优秀的艺



术作品陶冶着我的情操，影响着我的创作和人生。那么也可以说是阿丹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观念在陶冶我的情操，影响着我的创作和人生。

同阿丹在一起，我有个特别的感觉，总觉得自己很“渴”，想喝水，而阿丹就是一条流到我面前的泉水，清清凉凉的泉水，圣洁纯净的泉水……

3

阿丹演了那么多的话剧，导演了那么多的话剧；演了那么多的电影，也导演了不少电影。有位海外记者采访他时，说他是一部中国的戏剧、电影史。是的，这样的评价，我觉得并不过分。当然，像他这样的“戏剧、电影史”，却带着许多他个人的人生坎坷和生活悲剧。

阿丹曾对我说过，他有时间的时候，要写自传，写一本长长的自传。他要彻底地交代自己，把一个真实的阿丹、经过风雨侵袭的阿丹，毫无保留地交代出来。包括他的追求，他的奋斗，他的欢乐，他的灾难，他的困惑，他的遗憾……这一定是一本非常精彩、非常深沉、非常感人的自传。可是阿丹没有时间写，便匆匆忙忙地走了，而且走得那么远，连归期都忘了告诉我们。

我忘不了阿丹写作的镜头。那是一个暮春，我去北京出差。当时阿丹和黄宗英也在北京。有天下午，我去宾馆看他们。只见阿丹房间的门开着，他坐在写字台前握着笔，仰着头，一动也不动，仿佛是一座雕像。他已经陷入了自己苦苦的沉思，他已经陷入了他要追寻的那些美好的艺术





境界。外在世界已经不存在了，也不可能存在了。我站在门口，他一点都感觉不到。我默默地看着他，不敢打扰，只在心里喊了两声“阿丹”，便到黄宗英的房间里去了。

在餐厅吃晚饭的时候，阿丹问我：

“小姜，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来了一下午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看看我？我可是写得很痛苦啊！你不同情吗？”

“我看过你了，你……”

“看过我了？我怎么不知道。”

“我是站在门口看你的，你不理我。”

“哪有这事儿，瞎说！”

“我可以作证，小姜在你门口看了很久。”黄宗英笑了笑说，“你写得痛苦起来，连我也看不见的。”

“对不起！我不好，我不好。来，罚我喝这杯葡萄酒吧！”阿丹说着端起了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专家说，阿丹的书画有与众不同的个性。他的书画和他的为人之间，有一种内在联系。是的，他的聪明，他的洒脱，他的奔放，他的旷达……都在他的书画中清晰地表现着。阿丹画了许多画，写了许多字，大都送给了朋友。他说，书画让朋友保存最好，最放心。有一年，北京来了两个年轻的编辑，向黄宗英组稿。正碰到阿丹在画画，四幅刚刚画好的小册页——春夏秋冬，他们却要一起拿走。后来，他们回到北京去裱的时候，四幅画竟叫人偷走了。阿丹听说后，不仅不心疼，还高兴地说：“好啊！有人偷我的画，说明他识货。他会爱护我的画的，我这四幅小画也就存之天下了。”

每当阿丹参加电影代表团出国访问时，他总是要带着笔墨纸砚，再忙再累，也要抓出时间作画，送给主人和朋友们留作纪念。他的那些画，可真是带着他的友情与祝愿，



阿丹曾答应给我画一幅水仙花的，可是他没有给我画。因为他来不及画了，实在是来不及画了……

4

1986年夏末。我跟随黄宗英去新疆拍电视片。摄制组到达乌鲁木齐后，我们找到了当年维吾尔文化促进会俱乐部的旧址，如今已改成了商场。1939年，阿丹他们就是在这里演出了章泯的话剧《战斗》。当然，现在商场里已经没有舞台了，无论怎么想象，都想象不出剧场的样子。可是我站在门口，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群，似乎也感受到了当年观众来观看《战斗》演出时的盛况。

忙碌了几个月之后，我们再次来到乌鲁木齐，这儿已经下起了大雪。在雪地里，我们追寻着阿丹的足迹，来到他当年坐牢的地方——新疆第二监狱。可怕的高墙矗立着，黑色的铁门关得紧紧的，在雪地的映衬下，仍然感到阴森、恐怖。这儿的风特别大，呼啸的寒风里，仿佛能听到阿丹他们受刑后的呻吟声和断断续续的枪声……

一抹朝霞，将雪地映得红红的。

啊，几十年过去了，这里的血色怎么还那么红，那么令人惊心动魄！它不仅浸透了这片土地，也浸透了那段悲愤的历史！

阿丹，你当年在狱中不是要创作一部话剧《天山泪》吗？用它来揭露盛世才在新疆的罪恶统治。我们面前的这片雪地以及雪地上鲜红的血影，就是你当年狱中生活景象





的再现吗？就是你当年构思的《天山河》舞台景象的再现吗？

阿丹，在想念你的时候，跟着你的足迹，我竟走进了那场恐怖的噩梦。

啊，太可怕，太黑暗了！……

5

1993年秋天，我到昆明去组稿。参观了石林之后，我又去游览了翠湖公园。翠湖公园是音乐家聂耳读书时最爱去的地方。在湖边我徘徊着，徘徊着，想从碧绿的树丛中，彩色的花坛边，寻找聂耳的身影。当然，聂耳的身影是不可能寻到的，可我却执意要寻。这也是一种感情的需求和满足。啊，我想起了聂耳，很自然地又想起了阿丹！当我看到湖上有一群水鸟飞向天际，不一会儿就溶进那一片辽阔的蔚蓝时，我很难过，眼睛也湿润了。

第二天，我请求朋友陪我去西山，看了掩映在云松下的聂耳墓。因为来时太早，市区的花店还没有开门，这儿又没有卖花的店铺，我只好采了几支野菊花，献在了墓碑前。

我是来看望聂耳！

也是来看望银幕上扮演聂耳的阿丹！

于是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立刻在我耳畔响起来了……

这时，我看到一个人向我走来。是聂耳？是阿丹？我一时难以分辨。当我欣喜地迎上去的时候，那人却一下子



6

死而有知，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。死而无知，也摆脱了躯壳上的痛苦。难过的是他们生前的亲人和朋友。我们只能从他们遗留下的不朽的事业中得到慰藉，在我们有生之年也将为继承他们的为人民的工作而不断奋斗！

10月10日凌晨,我们被一阵可怕的电话铃声惊醒了!

黄宗英来电话了……

我们不希望听到她这样的电话，可这也是我们预料之中的电话。我和心宏坐在电话机旁痛哭起来。

起风了，窗外那棵高大的雪松在蒙蒙的晨光中开始颤抖。我知道，它听到了我们的哭声，也悲伤了……

“对我，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……”

面对病魔，面对死神，面对一生的坎坷……阿丹真诚、坦率地说出了心中的这句话！他的爱是多么深沉，他对事业是多么忠诚，他对生活是多么留恋，他对祖国是多么热



爱！于是，我从阿丹的话里感到了生命的充实和广阔，感到了生命的刚毅和无畏！是的，当我们真正认识了生命，认识了死亡，才能更成熟、更清醒，才能更纯洁、更透明！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生比死显得更悲哀，有的死比生显得更辉煌！

当我理解了阿丹，理解了阿丹悲剧似的一生，也就知道了他的追求是怎样获得的，他的梦想是怎样破灭的。阿丹在舞台上和银幕上演过一些悲剧，可是他在生活里的悲剧更多，更令人伤心。想起阿丹，我的心就会一阵阵剧痛。想起阿丹，我也就懂得了，一个人民的艺术家，活着也好，死去也好，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坚持什么，呼吁什么。

一个艺术家，他的一生如果是在他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业中度过的，无论他吃过多少苦，遭过多少罪，都是无所谓。因为他的一生没有白过，他生活的足迹也许就能谱出一首人类最质朴、最纯粹的赞歌。

我想念阿丹的时候，阿丹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你看，他来了！他来了！那么大年纪了（今年该是88岁了），还像年轻时候一样，一边笑还一边做鬼脸哪。说不定又要唱他的“朗里格朗，朗里格朗”了……

那可是一首永远快乐、永远青春的歌啊！

作者

2003年6月8日



A dan Hun

阿丹魂

与赵丹

相处日子的回忆



